

# 夜风流

万方  
著

◇天使漫游拉连河

◇杀人

◇小鸟在前面带路

◇一夜风流

◇在劫难逃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一夜风流

——万方文学作品选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夜风流/万方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 
1998. 3

ISBN 7-106-01303-X

I. 一… II. 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  
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0916 号

一夜风流

责任编辑 梁应华

作 者 万 方

---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5

字数:320 千字 印数:10000 册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80 元

ISBN 7-106-01303-X/I·0160

---

# 写给女儿的信

曹 禺

小方子，你不能再玩了，爸爸心里真着急。这么大岁数，不用功写作，还不能“迷”在创作里，将来如何得了？我以为人活着总要有了一点比较可以自豪的内在的理想，万不能总想着有趣好玩之事，要对爸爸说真话，要苦用功。必须一面写作，一面争取多从真实生活中找素材，积累素材。素材要记下来，一句话，一个人物，一点小故事，分门别类地记。日后要拿出来看，要想。不然记过的东西也等于白记。每晚回家不能创作时，就把一天的材料用心写下来，订成一本。你最好买个活页本，这样更方便。

方子，我不是说要你做个苦行僧，但必须有志气，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，就要坚持下去。为自己选择了的道路去苦干。

——1981年10月9日

我以为人生只此一次，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，

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，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。

这几年，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，再写点东西，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。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，实在不行。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，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，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，又得返工重写。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。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，写下去只是费时间，倒不会气馁。

最近读了“贝多芬传”，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。我不得不写作，即便写成一堆废纸，我也是得写，不然便不是活人。

——1982年2月9日

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，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，又是非常宝贵的。人，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。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写作，做学问，如果把人搞不清楚，看不明白，这终究是一个极大的遗憾。

爱因斯坦说“热爱是最好的老师”。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得益于此。我想加一句：“着迷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。

——1982年6月10日

天才是“干劲”，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。你要观察，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，人物，写出他们，完全无误，写出他们的神态，风趣和生动的语言。不断看见，觉察出来，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。必须有真正的思想。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，更何况一个作家。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让人称赞的东西的。

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，许多憧憬，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。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，现在不可能，写的时候也不可能。

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、木头脑袋瓜写的。你要常想想，揣摩一下，体会一下，看看自己相差多远。杰克·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，百折不回的“牛劲”是大可学习的。你比起他是小毛虫，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，还不知道退稿再写，再改。再改，退了，又写别的，写，写，写不完地写，那怎么行？

——1983年7月13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写给女儿的信 .....  | 曹 禹 (1) |
| 天使漫游拉连河 ..... | (1)     |
| 杀 人 .....     | (101)   |
| 在劫难逃 .....    | (196)   |
| 小鸟在前面带路 ..... | (273)   |
| 一夜风流 .....    | (349)   |

## 天使漫游拉连河

这是关于一个诗人的故事，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人。这个故事不可能发生在别的场合，只能发生在以下的时间和地点。这地方是个屯子，叫“吆喝铺”，它离拉连河很近，应该说就在拉连河边上。拉连河宽广沉静，具有威严，屯子里的土坯房屋一座座低矮地匍匐着，似乎知道它们的存在是附属于拉连河的。

吆喝铺的人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他们为此而快活。在地里，干活的后生锄着锄着地忽然立直腰板，深深运一口气，“嗽”地大叫一嗓子；把声音拖得很长很长，自由自在，简直和狼嚎差不多。一阵叫声还没落，就有别的人跟上来，呼声此起彼伏，传到拉连河上，原野变得无限广阔。

此时，太阳正在以人们难以觉察的速度落下去，河面上流光四射。一个异常响亮而短促的声音使河面上一道小小的波纹抖了抖，那是李三良的喊声。李三良的脑子里并没有想到拉连河，这条河对他还很陌生，他那光光的脑壳感觉到春天的微风，心里的一样东西不由地蹿出来和那股风汇合。他的脸在夕阳下



闪着油亮亮的快活的光。队长老庞头嘟嘟囔囔骂道：小兔崽子，叫个鸡巴毛叫！但老庞头儿心里是高兴的，要不他的屯子为什么叫作吆喝铺呢。

在上山下乡的日子，吆喝铺分来了五男两女，是从北京来的。就像要从天上掉下人来，屯子里议论纷纷。可真到了吆喝铺的只是两个男的，李三良和马大歧。他们俩不是正经八百学校的学生，是社会青年，另外五个学校的男女生极不愿意和两个流氓分在一户，向公社提出强烈要求，公社就把他们并到邻村的太平集体户去了。吆喝铺就成了马大歧和李三良的天下。

别人逃避他们，马大歧和李三良挺得意但也有点气恼，不过太平并不远，离吆喝铺只有五里地，他们随时都能跑过去，让太平的人太平不了。离开了城市自然缺少了用武之地，但是也少了被派出所雷子盯着的别扭，少了随时可能再进炮儿局的危险。马大歧阴笑着和李三良说，甭急，在这地界儿混好了，有这么个窝，再干别的就更妥啦。李三良从来相信马大歧的话。

这天三良想去看看拉连河。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，可天还很亮，三良沿着荒草丛中的一条小路走着。草越来越高，几乎齐到他的腰，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掌捋过高高的茅草尖，手上毛毛扎扎的感觉让他说不清地兴奋起来。他开始用力挥舞胳膊，抽打茅草，还自在地吹起了口哨。他吹的是“四季流浪的人归来，鲜花满地开……”，他在心里念叨着歌词儿。

拉连河远远地出现在眼前。三良站住了，口哨声噎了回去。太阳沉入了地平线之后天光正迅速暗下去，但这一刻，在一切景物就要模糊消逝之前，在这微妙的临界点，大自然处于最最透亮的空气之中。拉连河像水银沉缓地流动，远处的河面罩着一层淡粉的青纱，天地间那么美丽宽阔；李三良木然的脸上大嘴不由微微张开来，细小的眼睛呆滞不动。他是在城市的胡同

里出生长大的孩子，从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河。

他快步穿过草丛，跑向一块高于河岸的土坡，他想好好看看四周的一切，然而已经晚了。河对岸已经看不清楚，河面上有个灰乎乎的小影子，像是条船，可又一动不动。

就在这时，在离他不远的前方有什么亮东西突然一闪，三良浑身一激灵。立刻他看见河边上立着一个人的身影。他本能地缩下身子，让草丛把自己挡住，同时向那个人移近。

他离那人越近越觉得奇怪，他脸上一闪一闪发出的光亮是什么玩意儿？再近一些，啊，是玻璃的反光，是眼镜！他猛然想起屯子里的人说起过有个老头儿，也是刚从城里下放来的。

三良的感觉活跃起来，对，准是他，这老家伙在这儿干吗？李三良从来不是个冷漠的人，相反他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。现在他就对这个城里来的老头儿独自站在河边的情景感到好奇。他屏气等待着，静静地观察；在苍茫的暮色中老头儿的身影单薄矮小，乱糟糟的头发被风吹动，这样的景象三良记得在什么电影里看到过。光线很快地暗下来，要想看清那个背影已经有些费劲。他不耐烦了。

黑影移动时他正好把目光移开，等他忽然发现人影不在了顿觉吃了一惊。他想那人走了，又觉得不对，凭着自己的好眼力果然又看到了。那人影平缓无声地移动着，不像人倒像一件东西。三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件灰蒙蒙的东西，接着他看见一片闪烁的亮光，是水的波纹，跟着就听见那家伙走进河里的动静；哎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
三良从草丛里站直身子，死命地望着眼前的情景。在浓重的暮色中，这景象真太怪了，把他都弄糊涂了。所以他就看着那个人影一点点移进水里，摇摇摆摆，渐渐被河水淹没……一刹那三良突然看不见他了，但他能分辨出那片晃动的水光。他不由叫了一声：不好！

三良说不上怎么已经站到水里了，河水冰凉，双腿间能感到水流的力量，他手臂在水里搅动，触到了一样东西就使劲揪住，忽然间身体失去平衡摔进水中。他吓了一跳，但很快站住脚跟。在齐胸的地方水面亮晃晃地荡漾。这时他看到就在近旁有样东西露出水面，他伸手去拉，一个湿淋淋的脑袋从水里钻出来，给他的感觉像一条狗。

老头儿哽咽着咳嗽起来，湿漉漉的鼻息喷到他脸上，三良冲口骂道：操你妈你丫找死呀！说完他的心一惊，可不是嘛，这人就是找死！他有些傻眼了。那张湿淋淋陌生的脸正对着他的脸，几缕头发笔直地贴在脑门儿上，使那张脸奇怪地像个孩子。三良转身向岸上走去。

原野已经完全被幽暗笼罩，四下空旷寂静。三良走上岸回身喊：嘿！上来哇！干吗哪？他的声音传得很远，但没有回应。过了老半天，他终于听见一阵汩汩水声，渐渐看见一个黑影向自己走近。离他还有一段距离时，那人影咕咚坐到地上。

“嘿，你，你不想活啦？”三良走了过去。

他听见老头儿在呼哧呼哧喘气，“没……不、不是……”

三良一股邪火冒上来：“操你妈不是什么！”

“我，我不、不想死。”

“那他妈你是干吗！啊？你说。……说呀！”

三良听到自己的回声在河面上传递，然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，静得能感到自己的心跳。老丫挺的，死了得了。

他立刻说出口了，“管你丫死不死哪！操，全他妈湿了……”他哆嗦着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，风真凉，他使劲甩了甩头上的水，用力拧衣服，这时他听见老头在叫他：“同、同志……”

三良停住手：“干吗？”

黑影费力地站立起来，“我，我是个反动文人，是改造对象，我叫麦夫，对不起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隔着沉沉的夜色李三良也能感到老头儿的牙齿在打战：“我请求你，相……相信我，我不是要自杀，的……的确不是……”老头儿抖得说不下去了。

三良感到说不出的别扭，他没法把发生的事儿弄清，也不想弄清，他只想暖和点儿。

“操，走不走？”

“上，上……上哪儿？”

“回去呀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三良一转身离开了老头儿。

夜已经降临，高高的茅草成了大片大片晃动起伏的黑影，三良走着走着几乎迷路，终于看见远处有一小点黄黄的亮光，又有两点，那一定是吆喝铺了。他几次回过身朝后望望，什么也没有。有一会儿三良觉得听到什么，像是有人在哭，可站住再听，又没了。在微弱的星光下四野一片寂静，他发现头顶上的夜空黑蓝黑蓝的，星星密密麻麻。

李三良把自己碰到的怪事和马大歧讲了一遍。马大歧哼哼一笑说，这就对了，别当只咱们惨，比咱倒霉的主儿有的是，像那些黑帮反动分子什么的都没好果子。马大歧的话总是有理，可问题不在这儿。三良不是没见过惨事儿，他们一条胡同的街坊有两家被抄了，武大婶的脑袋让皮带扣打出个窟窿，血咕嘟咕嘟往外冒，是三良用平板车把她拉到医院缝了十几针。当时他有种又憋闷又兴奋的感觉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而这天晚上，在宽阔河水的映衬下，那黑漆漆的身影悄然移动，然后消失，天地间是那样空旷寂静，就像那老头儿压根儿就不存在，那感觉叫人说不出来。他想起老头儿还和他说对不起，当时他就一愣，现在再想觉得真够神的，人都要死了还对不起，对不起谁呀。

三良说要不再去河边看看，看那老家伙到底死没死。马大歧没兴趣，他困了。三良也觉得挺累，眼睛一闭上就睡着了。

早上他们没有听见庞队长叫出工，他俩醒来时太阳已经升高了。马大歧使劲挠着他那一头少年白发，忽然说，走，看看那老丫挺的去。

他俩问着找到村边的一个小屋，田野上雾气正在消散，远处的林带微微发蓝。吸进身体里的新鲜空气使三良觉得饥肠辘辘，他恍惚觉得自己是到熟人家串门的。

“哟喝，还活着哪！”马大歧乐呵呵地对炕上躺着的人说。

老头儿努力坐起来，眼睛红通通的，“我实在不舒服，没起来……”

他说着掀开被子，露出瘦小的身体，三良看着绉巴巴的棉毛衫里微微鼓出的肚子和两条很细的光腿，觉得很别扭。老头儿爬下炕想穿裤子，被马大歧制止了。

“别动，站好了。说，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叫麦夫。”三良告诉马大歧。

“没问你。”马大歧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叫麦夫，是叫麦夫。我能穿上裤子吗？”

马大歧不理他：“你姓麦？”

“不，不是姓麦。”

“不姓麦你叫麦夫？”

“我姓吴，叫吴麦夫，后来改成麦夫了。”

“你吃饱了撑的！”

“是，是笔名。”

麦夫抬起头匆匆看了一眼面前的人，他们是两个少年，脸上的神色极不正派，他只能尽量站好。

“听说你是作家，”马大歧的嘴角浮着幽幽笑意，“不在家坐着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

“我是改造对象，是反动文人，是资产阶级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，都知道了，别废话了。”

麦夫抬眼看三良，他忽然意识到这个光头和他之间有过联系。

他告诉他们有许多人和他同时下放到这地方，但是在吆喝铺只有他一个人，因为他最坏最反动。

三良忽然呵呵笑开了，冲着马大歧说：“操，那不就跟咱们一样。”说着转向麦夫，“你丫够份儿的，和我们哥俩儿一个等级。”

“你懂个鸡巴，咱们是知识青年，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的。”

“别操你妈了，就你，还毛主席号召？”三良笑得两眼眯成两条缝，一个劲儿从鼻子眼里往外冒气，马大歧瞟着三良，也歪嘴笑了。

现在麦夫相信眼前的这个光头就是昨天晚上跳到河里救他的人。他要把他怎么样呢？

三良和马大歧相视笑着，马大歧一转身，把手伸向放在炕头的帆布箱子，揪住把手用力一提，箱子一翻个儿扣到炕上。那动作又出人意料又干净利索，接着他自然麻利地翻弄起来。三良站在一边还在咪咪笑着，看着马大歧：“有什么好玩艺儿？”

马大歧在揉成一团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个手电筒就揣进口袋里，把两双毛线袜子放到一边，还有一副护膝，他没回头对三良说：“你看看他身上有什么。”

“操，丫光着呢。”

“衣服，衣服口袋。”

三良在被子上找到麦夫穿的衣服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副眼镜。

“那、那是眼镜。”麦夫紧张地说。

三良斜了他一眼，看见老头儿脸上一双眼睛水汪汪地瞪得很大，乞求地望着他。“能，能让我戴上吗？”

三良没理他，又往兜里摸，摸出一块灰乎乎的手绢，他生气了，“操，你丫自己掏，都掏出来！”

麦夫接过衣服，怔怔地望着三良。

“掏呀！”三良大喊一声。麦夫身体一抖，抬起手指指枕头：“在那儿。”

三良回过身翻开枕头，枕头下有一个棕色的塑料钱包，他拿起来递给马大歧，钱包里有七十多块钱，马大歧满意地一笑，把钱包放进兜里，然后一脸严肃地向麦夫转过身，盯住他：“姓麦的，你别以为能蒙过去，”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，“昨儿晚上你干的事叫自杀未遂你知道吗……”

“我没有！”麦夫不顾一切地反驳。

“什么没有！你还敢不承认！你丫对抗政府你跑不了！”

马大歧的唾沫星子溅到麦夫脸上，麦夫的心在下沉。

“好，就这么着了，我们走啦。回见。”马大歧抬脚就走，三良愣了一下，紧追着马大歧出了屋门。

那天李三良和马大歧跑到长岭镇上大吃了一顿，回来的路上又转悠到太平集体户。三良很带劲地讲起拉连河上的奇遇，户里有个叫蒋非的男生忽然喊了一声：“麦夫啊！”

“怎么，你认识？”三良好奇地瞪起眼睛。蒋非说他看过他写的诗。

三良乐了，“丫昨天真他妈够湿的，湿大发啦！”屋里的人看着他都不出声。

有那么一会儿李三良觉得有什么事儿不大对劲儿，扭着个儿似的，可他的脑子不是用来思考问题的，“别操蛋了。”他想。

晚上李三良的肚子不合适了。他跑了一趟茅厕，躺了一会儿又不成了。他和马大歧住在队部的一间小仓库，旁边是牲口棚，茅厕在牲口棚后面，是用玉米秸围起来的。三良蹲在那儿舒适地哼哼着，当他提着裤子站起来，猛然发现离茅厕不远站

着个黑影。

“谁？”他高声问。

“我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麦、麦夫。”

“操你妈，你要吓死我呀！”三良怒气冲冲系着裤子走出茅厕。

“对不起”实在对不起，真对不起……”

三良的气忽然消了，他觉着一连串的“对不起”很好玩。

“干吗你？”

“我，我想要我的眼镜。”

“什么眼镜？”

“早上，你不记得啦，你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……”麦夫停住，等着李三良想起来，可三良不记得了，“谁拿你眼镜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，没眼镜我实在什么也看不见。确实是这样……”

“你看得见看不见跟我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请你再想想看，我记得是你……”

“你记得？你记得管个屁！我没拿，我要那玩艺儿干吗。”

“可我实在是找不到了，没有眼镜我真是没办法。”麦夫绝望地说。

“操，你有完没完，我说没拿就是没拿！”

三良转身就走，麦夫没再出声。三良走了几步忍不住回过头，看见麦夫一动不动站在阴影之中，看上去只是一块更黑的黑暗。

一时间三良很气恼又很难受，猛地大吼一声：“操的，走！”

三良噚噚噚带头朝麦夫住的地方走去。麦夫顺从地跟在他身后，他的心不安地跳得很厉害，这个发火的男孩儿把他的眼镜究竟放到哪儿了，亦或确实没拿，他都不清楚。暗夜中他们



一前一后穿过电子，身影像在水中移动。

他们来到麦夫的小屋，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，十分昏暗，三良进屋就翻，影子在墙上攒动。麦夫站在门边看着他。

“操你妈，混蛋王八蛋！”三良到处都找不到眼镜气得大骂，说不上为什么这个老头儿的事儿叫他生这么大的气。

“是没有吧？”麦夫小心地试探着问。

“那你说怎么着！”

“会不会，在你身上？”麦夫的声音非常轻微，可三良还是暴跳起来：“你丫来翻，操的，你丫找打呀！”

油灯的火苗被震得颤动了，升起一缕细小的黑烟；麦夫木呆呆望着三良凶狠的脸，眼前一片昏黑。他的身体不自觉地微微摇晃，好像就要倒下去。

这时三良也感觉憋闷得厉害，他简直恨透了这个老头儿，恨不得揍他。他的手已经伸出去揪住他的衣领，这时他愣住了。

麦夫微微惊奇地看着近在眼前的一双小眼睛眨巴着向他闪亮，接着感到三良的手松开了，轻轻把他推开。

“我操，你丫太有两下子啦！”

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拿我开涮哪！”

“涮什么？什么涮？”

麦夫懵里懵懂的样子使三良忍俊不禁。他用手指戳着麦夫的脸，边戳边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。

“怎么，怎么了？”麦夫糊涂了。

“老麦头儿，你说你真的看不见？”三良拼命忍住笑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三良加重了语气，“你丫再看看，看，这是几？”说着他举起右手，伸出一个手指头。

麦夫看见了，“是1。”